

谈话的岁月

陈思和 主持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凌乱的岁月

张其成 著



北京出版社



谈话的岁月

陈思和 主持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话的岁月/陈思和主持.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309-03968-8

I. 谈…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6485号

谈话的岁月

陈思和 主持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孙 晶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 插页 2

字 数 208 千

版 次 2004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3968-8/I·251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留下声音

几位青年朋友策划编辑一套《对话书系》，约我把多年以前曾经发表过的与朋友们的对话录重新选编一本小书，推荐给今天的读者。我不知道做这件事对于今天的文学和读者还有没有意义，但既然是朋友们的好意提议，说明这些曾经发生过影响的对话还没有完全被人忘记，那就随大家的意思编吧。书稿是新颖、志荣等几位朋友编定的，我只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把以前写的两篇后记作为附录收进去，以便让读者了解这些对话与时代变化的关系。

一九八二年我刚留在复旦中文系任教，即担任了当年进校的中文八二级的新生班主任，我担任了整整四年的工作，但作为青年教师我一直无缘给他们开课，直到一九八六年春他们面临毕业分配时，有位同学向我提议，应该为他们开一门课，留作纪念。我当时并没有作什么准备，只是心头一热就答应下来，开设了一门“新时期小说”的讨论课程。现在课堂讨论成为大学课堂的主要形式了，但那时似乎还不普及，我完全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去做的。因为是选修课，又是临时决定开设的，所以选修的人数并不多，大家讨论相当热烈，表现出不凡的见解。后来我就把他们在讨论课上的发言实录让人整理出来，

再加上部分学生的作业,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夏天的审美触角》(一九八七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为此我收到过许多来自大学生中的信件,几年以后,甚至还有读者来向我打听某某参加讨论的学生的近况。一转眼近二十年过去,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参加这门讨论课的学生,都已经茁壮成材。他们有的在名校任教,担任教授博导,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一片气象;有的成为杂志副主编、作家、电视制作人、记者、学者等等,也有的在行政岗位上担任了重要的工作,或者在海外、港澳经商,发展了一定的规模,中文八二级的学生是非常有才华有希望的一代青年,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成绩者,远不在本书中参加讨论的人数所限,总之,这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经历了这风雨变化的一代青年,真的是大有作为了。

我一直认为,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培养的目标当以培养专业人员为主,所以对于入学的学生来说,树立和巩固他们的专业自信是最重要的。现在的高校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内,千方百计考进学府,追随名师,但真正想在专业上有所追求,甚至树立大目标者并不多,相反的是追随商业潮流、向往现代都市生活、寻找赚钱机会的居多,说在明处的是生存压力所致,理由总是存在的,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并不热爱,一个热爱专业、对此抱有敬畏之心的人,战战兢兢地希图在专业上有所进步的人,是不会在乎外在的物质诱惑和世俗名利的。据我的经验,在专业岗位上心有旁骛,对专业并无爱心的人,虽然混了学位、职称和名誉,但仍然是没有价值、浪费国家资源的。我是看着中文八二级同学的整个成长过程的,他们的人生道路也有过许多坎坷曲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中的坚强者,正是在困顿中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真正

爱好的专业,他们终于走向了成功。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自己的专业理想,这就需要大学时期的教育和培养。如果大学教育中只教专业知识而不配之以专业理想的教育,只给学生以毕业文凭和学位文凭而不同时给他们树立为专业攀登科学高峰的事业志向和宽广胸怀,那不能算是合格的教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与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所做的小说讨论,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人文学科的时候进行的,我们当时很寂寞,但是希望在不断的对话与交流中巩固我们自己的专业理想和岗位意识,这对于年轻的同行们尤其是重要的。可以说,我在九十年代策划创办火凤凰学术出版基金、编辑火凤凰系列丛书以及展开各种对话活动,大多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和追求。《理解九十年代》(一九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在那个时候编成的。

现在这部对话录,主要是由以上两本书的内容汇编起来的,第一辑的“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文学课堂”内容主要选自《夏天的审美触角》;第二、三辑的内容主要选自《理解九十年代》,但第三辑中有两篇对话是选自其他文集。为了保持当时的谈话气氛和时代的痕迹,我只是在极个别语词上作了某些改动,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在这部包容了十多年的时间痕迹的对话集中,读者不仅能读出当代文学的变化和发展,似乎也可以读出对话人的成长和变化。我们将与时代一同老去,只是留下了一些声音。希望这些声音能够继续激发起读者对文学的热爱,并且投身于当代文学的事业中去。

2004年4月22日于黑水斋

目 录

第一辑：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文学课堂

- 王蒙：在《杂色》以后 3
- 张承志：走向《黄泥小屋》 14
- 刘索拉：夏天的骚动 24
- 莫言：沸腾的感觉世界 33
- 梁晓声：美学评价和历史评价的痛苦纠缠 48
- 《小鲍庄》· 虚构· 都市风格
——与王安忆对话 60
- 小说· 理论· 小说研究什么
——与吴亮、程德培对话 74
- 目的论· 内在趋向性· 文学
——与李洁非对话 90

第二辑：九十年代批评家的小说讨论

- 余华：先锋小说究竟能走多远？ 105
- 张炜：民间的天地给当代小说带来了什么？ 123
- 王安忆：轻浮时代会有严肃话题吗？ 136
- 张承志：作为教徒和小说家的内在冲突如何统一？ 155
- 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 171
- 朱苏进：欲望的升华与世俗的羁绊之间能否超越？ 186

第三辑：世纪之交知识者的人文思考

- 我们如何面对“世纪末” 203
- 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 220
- 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 235
- 东亚细亚的现代性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248

附录

- 《夏天的审美触角》编后记 273
- 《理解九十年代》编后记 278

第一辑

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文学课堂

主持人：陈思和

参加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八二级学生

王蒙：在《杂色》以后

陈思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王蒙：在《杂色》以后”。我在前几次课堂里讲过，新时期文学的小说创作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的。一代是“重放的鲜花派”，即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早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矛盾的一批作家；另一代是在“十年浩劫”中挣扎出来的更为年轻的作家。在前一代作家中，我个人所推崇的是高晓声、张洁等人。我以为他们在我国新文学史上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现实战斗精神，把鲁迅所开创的“五四”传统高扬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高晓声是写农民的高手，张洁最好的小说是她对人自身的深刻挖掘。而王蒙与以上几位作家还有所不同，他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不是局限在某一题材和某种形式的开拓，最根本的是他改变了一代人的审美方式与审美习惯。他创造了适合于表现浩劫以后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生活严肃反思的独特的文学叙事形式。当然，他借助于意识流时空交错等具体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对王蒙来说，是为了表达一种特定历史下的思维方式而选择的。所以它有可行性作为基础。现在人们读王蒙的小说不再会感到陌生，正说明人们在短短几年中，整整凝聚了几十年的传统审美习惯有所改变了。今天文坛上流行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也有人提出意象现实主义，还有刘索拉的小说等等，但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些文学表现技巧的探

索,都是以王蒙的小说为起点的。

从发表《布礼》(一九七九年)到完成《杂色》(一九八一年),似乎有一种属于王蒙独创的艺术风格被确定与形成。这种风格包括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世界。这已为许多批评家所研究。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则是另一个对王蒙与对读者来说,都是崭新的、尚在探求变化、还没有被确定的文学世界。即是在《杂色》以后,王蒙所发表的一系列的作品。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目前还很薄弱,没有什么有分量的批评。我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讨论,对这些作品投以较多的关注,能够写出一些有新意有见解的研究文章,把当代文学的研究深入下去。

宋炳辉:王蒙在《杂色》以后,又有了新的追求,变化最大的是系列小说《在伊犁》。作者一下子放弃了以情节故事为经,以人物心理意识为纬的表现手法,采用了纪实的手法,来描写伊犁的风俗民情、伊犁人的性格命运。其中的人物几乎都有原形,没有拔高和提炼。我以为作者的目的在于把眼光,把笔触投向生活的底层,投向普通的人生。在这平稳的充满杂色的人生中展示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生活流变。

王宏图:王蒙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他不断地进行着新的艺术探索。前几年,他是文坛的开路先锋,但这几年,他作品的影响不如从前了,他自己也竭力想适应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潮头,但他从感情世界、知识结构、价值判断上来说,深深打上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烙印。正由于他过于沉溺于那种感情天地里,因而《如歌的行板》对五十年代建国初期如火如荼的生活缺乏一种深沉的历史的反省和自我超越。其实,周克的这种纯情与真诚,实在是愚昧麻木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从今天的认识来说,即使在五十年代也是消极的。一九四九年以来就是因为这种愚昧麻木的真诚太多,才会使得

极“左”路线长驱直入，肆无忌惮，这是不值得怀恋与歌颂的，而作者对这种真诚却常常怀着情不自禁的深情。《湖光》中老干部李振中也是这样，尽管他很宽容，但他毕竟属于过去，他毕竟和那对青年男女有格格不入的地方。王蒙由于缺乏深邃的自我批判意识，因而他便不能跃上一个新的山峰，进入新的天地。他的情感方式基本上还是古典的，平和、雍容、洒脱、恬淡、机智，但内心没有大波大澜的情感冲突，缺乏由此而带来的崇高的悲剧美，他在审美经验上提供给读者的还是古典式的。

刘旭东：我读《淡灰色的眼珠》，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王蒙在他青春的忆旧和侃侃而谈的叙述里，似乎宽容了一切，理解了一切，再不像当年那样偏激。

陈思和：王蒙过去也不偏激。

刘旭东：不，今天看来，《青春万岁》里他是有一种偏激情绪，或者说是一种纯情的执著。不过后来他转而迷惘了。

陈思和：在五十年代，他是有过一段迷惘，所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最成功的地方不在于塑造了一个官僚干部的形象，而在于写出了两个年轻人在跨入社会以后产生的种种迷惘感，刻画了一个林震眼中的现实世界。《青春万岁》是写一群中学生，一群纯情少男少女。可是当他们长大了，怀着一个同样纯情的心灵闯入社会，看到的却远远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就不能不迷惘。这本身不是一种理性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写的作品，如《布礼》、《蝴蝶》里对现实是有批判的。

刘旭东：可以说，王蒙小说世界中的人物是随着王蒙自身阅历的增加而不断改变着形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的小说也是王蒙的自传，至少是他思想历程的“自传”。

宋炳辉：王蒙现在有一种危机，他比较宽容，因此他的幽默感也源于宽容。但王蒙在有了一个立足点以后，再一味宽容的话，一定程度上对超越他自己带来困难。他已达到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对其他写法虽宽容却不易接受，不像张洁，表现一种偏激。这在她的作品中，无论内涵还是形式，还是两者之间的矛盾，都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明显就会引起外部世界（读者、评论家）的反映，她自己也感到危机。这样她就易于改变自己，而王蒙却差不多相反。所以，从作家自我突破、不断超越的意义上说，偏激也许更容易突破自己，因为它的内部危机往往比平稳来得更明显。不过，王蒙还是在不断地努力着，改变着自己，寻找着新的自我。

刘旭东：我觉得，当王蒙重返文坛时，确有一股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并没有也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在伊犁》实际上就改变了当初作品中的（如《深的湖》）那种激情。他是沉浸在怀旧的氛围之中去写作的，他用宽容的态度去回首往事，审视人生，而这种情绪始终笼罩着通篇作品。他在《访苏心潮》里讲，幽默必须宽容，必须超越，否则就不能幽默，我觉得王蒙确实道出了幽默的滑稽可笑的表象下的真谛，即幽默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这也反证了《在伊犁》的宽容精神，因为在此，王蒙时时表现了他幽默的天赋。这就是说王蒙的世界观不再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样纯情，或者说他也看得开一点了。人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的世界观总在不断改变，王蒙在《杂色》以后，写了《风息浪止》、《莫须有事件》一类作品，将笔触重又伸向现实生活，可以说这是王蒙对当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一种复归，而这种复归是否向评论界表明，王蒙作品所提供的可评的东西相对逊色了呢。所以现在对王蒙的评论少了，也许不能仅仅从外部世界去寻找原因。

有趣的是王蒙和张贤亮，他们的人生阅历表现了极大的相似，同

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坛初露头角就被打成右派，“充军”边陲，同样是粉碎“四人帮”重登文坛，而他们的作品在思想认识和美学情趣上都表现出悬殊的差异。张贤亮一边忏悔，一边又痛写人生之苦，写食色等生存本能的被压抑，被剥夺。而王蒙却几乎从不这样，他把自身的痛苦似乎抛却脑后，对所经磨难总是轻描淡写，甚至在《在伊犁》中大有点苦中作乐的味道。大概人活到那一步也只有如此而已。王蒙与张贤亮，在对待相似的历史生活时，一个表现出豁达的宽容，一个则执著于痛苦的批判。是什么导致这种差异呢？

韩建伟：依我看，王蒙整个一个人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当然生活已走到八十年代了。个人经历肯定会给他的创作、思想各方面带来一定影响。他在技巧上的突破，我觉得可能是他要表现一下自己的个性所致。实在，他的思想对于现实有所批判，但这种批判在八十年代这种情况下再采取对抗的姿态显然不合时宜，因此他表现出宽容，只是改变一下技巧而已。而这一切我以为都是王蒙软弱的表现。

刘旭东：是有一点软弱。王蒙的最近新作《名医梁有志传奇》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从总体上看，这部作品仍可归类到《风息浪止》等作品中去，但是王蒙在这部中篇中贯注的幽默与宽容要比以往的几部更多一些，他确实是站在泰山上，“一览众山小”。种种人生世相汇聚到他的眼前，经过他心灵感化，流于笔下的便成了一种浑圆的“软体”。也许我的用词欠妥。但是王蒙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不是偏执的冷嘲热讽，相反在读他这部作品时，我处处会心地想：世道就是如此啊！我觉得王蒙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句慨叹。与前面几篇作品相比，在这感叹声中，王蒙又宽容了一些，同时又软弱了一些。我不知道王蒙自身创作的初衷和心态是否如此，但读后的感觉确是这样。这部作品再没有当年《青春万岁》中那股催人奋进的力量了。因此从

我个人来讲,我总感到不满足。

郁元宝:谈到王蒙小说的宽容,在我看来这种宽容是一种带有传统意味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模式的复归。这种心理模式,或者说一种典型心态,在外观上表现为一种巧智,似乎对诸多社会现象都有相等的兴趣和程度相同的辨析,其内容在实质乃是一种过来人也许过分成熟、达观的心理。这种心理模式避免了青年人的幼稚和偏执,却可能同时酝酿着另一方面的危机——给心理倾向设计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就扼制了内在矛盾产生的继续掘进的内驱力量,于是游移和彷徨就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终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张承志小说中的那种带有几分偏执的蛮力和拗劲,那种永难消弭的莫名焦灼和悬之甚高,谁也说不清楚的旨趣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这一切背后,我们体味到一种青年人才有的心态模式的诞生。这两个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在心理和精神追求上实在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杨斌华:王蒙和张承志作为两代作家的代表,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王蒙小说“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的反思特点,正是表现出他创作的经验态。比如《湖光》,总是力图把一种社会人生经验告诉读者,采取超越客观历史的审美态度,就像《葡萄的精灵》里一段关于葡萄酿酒的议论,王蒙对历史的痛苦反思达到了一种更高的沉淀状态,他的宽容豁达附丽于其特定的性格气质,成为他创作的鲜明的意志特征。他最擅长于戏剧独白和精神独游,而读者能够随之出入自如。

张承志则强烈地呈现出体验态。在作家自身情感宣示,精神高扬的同时,也将情绪骚动的读者拽入其中,介入到主观体验之中。这是作为青年的张承志与作为中年的王蒙在创作气质上的差异,但张